

●(明)施耐庵 著●

中国经典名著精选宝库 (插图本)

水浒传



中国经济出版社

ZHONGGUO JINGDIAN MINGZHU J

BAOKU

车51B-1

44565

SNA

C-6

34

水 浒 传

原著 [明]施耐庵

缩编 徐健顺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马晓玲

封面设计:白长江

水 浒 传

[明]施耐庵 著

徐健顺 缩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75印张 205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7—5017—2229—3/I·9

定价:10.80元

《中国经典名著精选宝库》

(精缩插图本) ● 水浒传

主编 吴 崎 刘亦文 蔚 然

原著 [明] 施耐庵

缩编 徐健顺

绘图 叶晓 乔智 辛武 赵亚君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胜 世 友 付 敏

叶 晓 刘亦文 刘 瑜

乔 智 辛 宪 辛 武

吴 崎 李金希 邵烈虹

陈 彬 赵 礼 徐健顺

赵亚君 曹 聪 蔚 然

目 录

第 一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

第 二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2)

第 三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22)

第 四 回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 (31)

第 五 回

陆虞侯火烧草场 林教头逼上梁山 (42)

第 六 回

汴京城杨志卖刀 东溪村七星聚义 (54)

第 七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63)

第 八 回

宋公明私放晁盖 林教头火并王伦 (70)

第 九 回

宋江怒杀阎婆惜 朱仝义释呼保义 (81)

第 十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91)

第 十 一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02)

第 十 二 回

淫妇药鸩武大郎 武松怒杀西门庆 (112)

第 十 三 回

施恩义夺快活林 武松醉打蒋门神 (123)

第 十 四 回

武二郎大闹飞云浦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133)

第 十 五 回

花荣大闹清风寨 秦明夜走瓦砾场 (145)

第 十 六 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159)

第 十 七 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171)

第 十 八 回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182)

第 十 九 回

石秀智杀裴如海 杨雄大闹翠屏山 (192)

第 二 十 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204)

第 二 十 一 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213)

第 二 十 二 回

黑旋风斧劈罗真人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218)

第 二 十 三 回

汤隆智赚金枪手 徐宁大破连环马 (228)

第二十四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36)

第二十五回

吴军师华州府用计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43)

第二十六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253)

第二十七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260)

第二十八回

东昌府豪杰打飞石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268)

第二十九回

黑旋风负荆请罪 活阎罗倒船偷酒 (278)

第三十回

受招安宋江封官 征方腊好汉归神 (285)

第一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话说大宋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却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人唤做高球。后来发迹，便改作高俅。这人会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踢脚气球闻名，经人转荐到了端王府中。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凡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喜，无一般不晓。自索得高俅做伴，大加赞赏，就留在宫中宿食。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后来没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这里高俅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马步人等，尽来参拜。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不觉大怒，道：“此人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这王进

听牌头说了情势，只得捱着病来。高俅见了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掩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告罪不迭。高太尉喝道：“且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俺如何与他争得？”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又商议半晌，决定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做个守边军士。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备了马，趁五更天色未明，出了西华门，取路往延安府来。

一路上母子二人紧走慢行。忽一日，天色将晚，在路上不觉错过宿头。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王教头心中欢喜，忙来到庄前敲开门借宿，庄主太公准了，进庄歇息。

次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却听王进子母在房里声唤。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出房道：“实不相瞒，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痛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自此王进子母二人在太公庄上住了五七日，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

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你敢和我叉一叉么？”

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对王进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王进见了笑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搦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对太公道：“实不相瞒，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和他争不得，只得子母二人，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老汉的儿子从小不负农业，只爱刺枪使棒，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膊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教头成全了他，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自当日为始，点拨史进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



过半年之后，史进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銃、鞭、銅、劍、鏈、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钯，一一学得精熟。王进便要相辞上延安府去。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缎子、一百两花银谢师。王教头辞别史家父子，自取关西路去了。

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不能痊愈，呜呼哀哉了。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

且说少华山寨中有三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精通阵法，广有谋略。第二个姓陈，名达，使一条出白点钢枪，人称跳涧虎。第三个姓杨，名春，使一口大杆刀，人称白花蛇。三人因商议到史家村劫财，与史进不打不相识，竟成了好友。

看看中秋来到，三头领又到史家村闲坐赏月。不防被史家庄一个恶徒李吉窥见，认得是少华山上的强人，即刻到县衙报官请赏。引着两个都头，带几百士兵，走来围住了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上墙一看，心中暗暗叫苦。史进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答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史进道：“如何使得！我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说毕，上梯子叫道：“你两个都头都不要闹动，权退一步，我自绑缚出来，解官请赏。”那两个都头却怕史进，只得应道：“我们都是没事的，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喝教许多庄客，把庄里所蓄的金银细软等物，即便收拾，尽教打迭起了，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

把。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把庄后草屋点着。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了庄子大门，呐声喊，杀将出来。外面官兵那里挡得住！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转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进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斩做两段。陈达、杨春赶上，一家一朴刀，结果了两个都头性命。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众官兵不敢赶来，各自散了。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并庄客人等，都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贺喜饮宴，不在话下。

一连过了几日，史进寻思：“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勾当。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不如去寻他。”主意打定，朱武等苦留不住，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往延安府路上来。独自行了半月以上，来到渭州。史进寻思：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座位坐了。

方坐下，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走进茶坊里来。那大汉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腮胡须。身長八尺，腰闊十围。史进见他仪表非凡，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

个阿哥不在这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里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多闻你的好名字，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行。

出了茶坊来，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簇人围在白地上。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裹着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棍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却认的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李忠道：“贤弟，如何到这里？”鲁提辖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同和俺去吃三杯。”李忠道：“待俺卖完了这儿帖膏药。”鲁达不耐烦，推旁观众人道：“你们都给我夹着屁眼散开，不去的，洒家要打了。”众人忙散了。李忠见鲁达凶猛，也不敢说什么，收拾了摊子，三人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有名的酒店，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

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东西，吩咐卖来。”鲁达道：“洒家要甚么？你也须认得洒家！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亲两人，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得他来。”

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都来到面前。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鲁

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奴家是东京人氏，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时，受他羞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鲁达道：“甚么郑大官人？”妇人道：“便是状元桥下开肉铺的郑大官人。”鲁达听了道：“呸！俺道是那个郑大官人，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李忠、史进连忙死命劝住。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子两个告道：“若能够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吩咐道：“你

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鲁达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出了酒楼，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

却说这史进去投奔王进，却遍寻不着，只得又回少华山入了朱武等一伙。此是后话。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脚步走入店里来，对金老道：“你去便去，等甚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那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

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

这里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

